

大河湾



城市花田 韩立 摄

诗笺

田野里的绿色

□张汉东

金色的美画图刚从
田间里消逝
播种机给田野又种出了
茂密的绿色
葱绿的身姿是一株株
玉米苗呀
夏阳将金灿灿的颜色
在其浑身涂抹
闪亮的银锄在苗垄间
正跳着迷人的舞蹈
挥锄的人儿额头上
已镶嵌着热汗珠颗颗
有几颗已浸到干裂的
嘴角哟
可咸涩的汗儿却像蜜汁
流进人们的心窝

晨雨

□毛迎春

啜茶微雨中。
远山涂墨淡，
疏叶落珠轻。

雨后 (外一首)

□王中秋

邀请三五友，
诗酒赏夕晖。

山居
一壶香茗煮流年，
青竹荫荫唱老蝉。
世外桃源清静地，
心宽无处不悠然。

相思的医方

□晓寒

相思是淬毒的蛊
啃噬着岁月的经脉
五岳之巅的积雪
凝成霜白的药引
泛黄的《本草》被翻出裂痕
仍寻不到半阙解药

时光在陶罐里蜷缩成蛹
朝露与晚霞反复蒸煮

散文

路见盐湖

□薛慧丽

节假日一早，便和家人一起踏上回乡的路。

路过盐湖城，“传说”中的东湖农贸市场门口已停满晋、陕、豫牌照的车辆。慕名而来的游客趋之若鹜地拥入香气四溢的网红打卡地。品一品河东大地的特色美食，俨然已成为旅行计划中的重要一环，是老百姓对“民以食为天”的严以尊崇，是对纷扰生活里不忘寻求“舌尖美味”的小小期许，更是一种当下流行的生活时尚。

行驶至笔直宽阔的跨湖大道，车窗外苍茫的云山仿佛还未醒来。南面的中条山此时被轻掩在缓缓流淌的晨雾中，不见棱角，不见雄浑，昔日峥嵘刚健之身躯被幻化得柔美匀称，微微起伏的曲线在车辆呼啸地穿行中若隐若现，一派清婉丽质。

人间烟火的温暖，大化仙境的雍容，还有5000年历史的深厚积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多么美丽。

一阵淡淡的碱腥味扑面而来，纵情地深吸一口，半咸半苦在鼻腔间萦绕，有句古老的歌谣悠然浮上心头：“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千百年来，我们智慧的老祖先就是吹着这样令人微醺的南风，将一车车洁白的池盐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苍凉的虞坂古道上，至今还留着凹凸不平的车辙印迹，曾历经碾压的青石板，是否还能再回想起久远岁月里那一路飘洒的汗水。

遐想间，车轮已经踏上闻名的“彩虹路”。宽阔的沥青路面如缎带延展，两侧护坡覆盖着“绒毯”，郁郁葱葱的绿植环绕四周，像是七仙子的巧手给剔透的盐湖镶嵌了一道流动的碧边。远山、近水，蓝天上飘飞的风筝、湖面上漂浮的游艇，地面上三三两两的人群望着、笑着、跑着，共同构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

随笔

曾经，我们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葱年纪，数十人相约来到这里。

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我们穿着臃肿的棉服，裹着厚厚的围巾，衣着鲜艳的颜色串联在一起，像一道落地的彩虹。天边堆积着厚厚的灰云，冷飕飕的风掠过脸颊，还有从空中零星飘下的雪花，这一切都挡不住我们火热的激情，年轻的笑声像铜铃般洒落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

我们一路步行，一路欢声笑语。龟裂的滩涂上堆着灰白色的芒硝，我们在盐池阡陌间小心地兜着圈，一个不小心脚踩进盐畦边的黑泥中，不禁失声发出“啊——”清脆而夸张的惊叫。快乐像潮水一样，淹没在一群无知无畏的青年心头。

青年善于思考，又豪情满怀。看着湖面飘浮着一层铁锈色的泡沫，班里几名奋发图强的高才生便认真讨论起盐湖的历史渊源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当时他们是青年人中胸怀志向且不懈努力的“佼佼者”，假以时日……

如今是被“时日”真的验证了。经过岁月的历练，当年他们中的两位，如今都已成栋梁之材。

历经千年沉浮，盐湖定不是一般的湖了。它见日月星辰，见风见火见雷电、见水土木，它莫不是汲取了天地精华而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而变得博大、辽阔、深厚吗？

那天我们顶着寒风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盐湖边徘徊良久，被它的美吸引折服着。那种美，是荒凉赋予的孤独诗意，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悲凉，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辽阔，也是《南风歌》里久久飘荡的雄壮之美。

多少年过去了，盐湖今非昔比。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终在保护与发展间寻得平衡——盐湖不再忙于“解我民愠”，而是以更宽广的胸襟，

接纳了不计其数的生灵万象。自“退盐还湖”后，盐湖湖面变成了大自然最恣意的画布。无人机视角下，盐湖被堤埝分割成纵横阡陌：翡翠绿、琥珀黄、玛瑙红……仿佛大自然笔下神奇的调色盘。多种鸟类重返这片久违的湿地，在此停歇、觅食。游客可以在湖边欣赏到天鹅、白鹭、灰鹤等各种珍稀鸟类，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体验，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游客。

“妈妈，快看，小火车——”小孩子一句欢叫，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童话世界里的缤纷小火车正叮当驶过，载满举着自拍杆的游客；骑行者矫健的身影不时掠过彩色的自行车道，消失在木栈道尽头……

游客们挎着相机背包，像一群远方归来的游子，急切地涌向湖畔——这座昔日的“工业湖”，如今成了晋南最炽热的网红打卡地。

“一池河东盐，半部华夏史。”越过伏羲、女娲、炎黄两帝创造的古老文明，一代圣君舜帝稳坐于盐湖之畔，边拨动琴弦，边吟诵着古老的歌谣《南风歌》，遥望着其乐融融、繁衍不息的子孙后代，望着如今美丽丰饶、诗情画意般的七彩盐湖，他又会作何感慨？

不仅仅是“退盐还湖、生态修复”，不仅仅是“诗情画意、文旅融合”，更是一种文明的唤醒，是以一种博爱的姿态，以一种永恒的信念，孜孜不倦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传承。

许是对此情此景有所触动，爱人播放了乌兰图雅的歌曲：“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忍不住热泪激荡的心。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

很少发朋友圈的我，快速在手机上按出一行字：风淡云清、玉树临空，盐湖渺渺、天际茫茫。人声鼎沸的路途，一望见您，便入了我的心。



夏之雨

□许鹏

盛夏的云，原是闷着一口烧红的铜鼎，蝉在树上嘶哑地扯着嗓子，连书院青砖缝里的野草都蔫了头，叶边卷成焦黄的浪。凌晨一阵电闪雷鸣，似天神擂鼓，豆大的雨珠砸在瓦檐上，噼里啪啦溅起白雾，顷刻间，天地化作一片朦胧的水帘——可这水帘，原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字字句句都带着湿润的吻。

书院的花草，酣饮甘霖。那一丛丛月季原是耷拉着脑袋，此刻雨珠在花瓣上打滚，像撒了一地碎银；芭蕉叶被雨敲得啪啪响，叶脉间淌下的水珠，在青石板上汇成溪流，潺潺流向墙角的苔痕。这夏天，原是雨与土地的私语，是泥土里悄悄发芽的诺言。母亲扶着窗框，看檐角垂下的雨帘，喃喃道：“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都盼着这一场及时雨啊。”雨珠在她掌心碎裂，像命运碎成晶莹的泪。

雨落农时，也落心田。她的话，让我想起儿时收麦的场景。

麦穗金黄时，最怕连日无雨的

燥，也怕骤雨突来的急。镰刀割下最后一茬麦子，场院里堆起小山般的麦垛，老农便蹲在田埂上，望着天边烧红的云霞说：“等一场透雨吧，该种秋庄稼了。”那时的雨，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是农人写在土地上的诗行——旱时润土，涝时收势，雨是天地与农人的契约，也是人与自然永恒的对话。可这对话，原是一场跨时空的合唱：雨是天空的喉，土地是大地的琴，而农人是拨动琴弦的手。

雨落书院，万物生灵。母亲说：“这雨，比药还养人。”她总说“万物有灵”，连雨都分得清轻重缓急。我扶她坐在廊下，看雨珠在石阶上敲出深浅不一的坑，像岁月在脸上刻的皱纹。她忽然伸手接一滴雨，喃喃道：“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都盼着这一场及时雨啊。”雨珠在她掌心碎裂，像命运碎成晶莹的泪。

书院的花草，在雨中舒展着腰肢。苹果、石榴、花草挂着水珠，像刚哭过的孩子，眼角还闪着光。或许，是这场雨把酸甜都浸进了果实里，待下一场轮回。

也浸进了时光里；又或许，是母亲的手掌抚过果实，将她的温柔也种进了土地，而土地，终将把这份温柔还给我们——以一场雨，以一粒种，以一个轮回的圆满。

雨是天的恩赐，爱是人间最深的润泽。

此时，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母亲在檐下沏茶，我在一旁看雨。茶烟袅袅，雨声潺潺，像时光在轻轻絮语。这一刻，书院的花草、城外的庄稼、檐下的母子，都被这场雨连成了线，织成了网——网住了人间最暖的烟火，也网住了岁月里永不干涸的温柔。

但更深的网，是生命对生命的托举：雨托起秧苗，母亲托起我，我终将托起她的白发。而土地托起雨，雨托起云，云托起风，风托起候鸟的翅膀——万物皆在托举中轮回，爱是托举的绳索，也是轮回的密钥。我们不过是光阴长河中的一滴雨，从天空落下，渗入土地，又化作云，等待下一场轮回。